

《汉语大字典·贝部》释义订补六则

孙博涵

(东南大学人文学院)

提 要 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二版)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采纳吸收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修改意见,在编排、收字、注音、释义、例证等方面都进行了修正和调整,是目前大型字书的巅峰,但是它在释义上仍存在沿袭故训、义项不全、释义有误等问题,影响到我们正确理解字义和阅读古籍。本文选择《汉语大字典·贝部》中释义有问题的六个汉字进行考察和订补,或沟通其字的异体关系,或补充音义,或纠正错误释义,并提出了相应的修订建议。

关键词 汉语大字典 释义 订补

《汉语大字典》(以下简称《大字典》)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、音、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字书,它以字为中心,古今兼收,源流并重,共收录楷体单字 60370 个,其中包括在历代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异体字和讹俗字。《大字典》往往能够克服之前字书的弊端,力求对汉字的来源和异体关系予以揭示,并试图对每个汉字历时和共时平面上的形、音、义都作出准确而全面的反映。但是限于时代以及资料不足等原因,其中部分汉字的释义仍然存在一些问题,或因袭故训而不加辨正,或未能沟通异体正俗的字际关系,或误收误释义项。汉字随着时代在不停演变和发展,如果不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订补,这些汉字的释义则会更加晦涩难懂,也会给我们阅读古籍带来极大的困扰。基于此,笔者搜集了《大字典》部分竟收故训而考证不足、有误的汉字,对其重新查证辨析,沟通其字际关系,分析其来源,纠正其错误,并提出了相应的修订建议。本文从《贝部》字中试择其六则,加以分析订补。

1. 賁

《汉语大字典·贝部》:“賁。《广韵》失冉切,上琰书。姓。《广韵·琰韵》:‘賁,蕃姓。亦作贲。’《集韵·琰韵》:‘賁,狄姓。’”(p3864)

案：“𧵑”字释为姓氏，除了《大字典》所引字韵书外，并无其他文献用例，然而准其形音，当为“𧵑”的讹字。古代羌族有“乡姐氏”，《汉书·冯奉世传》：“陇西羌乡姐旁种反。”颜师古注：“乡音所廉反，又音先廉反。姐音紫。今西羌尚有此姓。而乡音先冉反。”“乡姐”当为外语记音字，本无正字，“姐”音“紫”与“且”音“七也切”近，故此姓又作“乡且”，清张澍《姓韵》（2003:693）：“乡且氏。见《汉书》颜师古注。”“乡且”合文即为“𧵑”，故此姓亦简作“𧵑”，音陕。《通志·氏族略五》：“乡且氏。乡音陕，且音子且反。今合二字为𧵑，音陕。唐上元中，有左金吾大将军、关西节度𧵑复，弟震、贲。”“𧵑”由于不合六书且难以识读，自明代天顺后皆改为“陕”姓。《正字通》载：“明天顺中甲申进士𧵑茂，湖广公安人。上不识其姓，问内阁李贤，对曰：𧵑音同陕。御笔改为陕。凌迪知《万姓统谱》陕、闪二姓外别出𧵑，音闪，不知有𧵑无𧵑，讹作𧵑，非。”“𧵑”与“𧵑”音义相同，构件“且”和“貝”二形近易混，故讹作“𧵑”。

《大字典》当补充说明“𧵑”与“𧵑”的异体关系，释语当作：“同‘𧵑’，姓。《广韵·琰韵》：‘𧵑，蕃姓。亦作𧵑。’《集韵·琰韵》：‘𧵑，狄姓。’”

2. 𧵑

《大字典》：“𧵑。同‘欠’。《蜀籁》卷四：‘𧵑了人的钱要跟人当蛮。’”（p3868）

案：“𧵑”字亦当为“𧵑”之异体俗字。《龙龕手鏡·貝部》：“𧵑、𧵑，二俗，音𧵑。”《说文》：“𧵑，毀也，从貝支，𧵑、𧵑皆从貝。𧵑，籀文𧵑。从𧵑。”此籀文“𧵑（𧵑）”与“𧵑”为重文，类推之，《龙龕》之“𧵑”亦为“𧵑”之异体，其音“𧵑”亦可证。“女、欠”两个构件形近易讹，如“𧵑”字，唐代《僧突墓志》作“𧵑”；“𧵑”字，隋代《范安贵墓志》作“𧵑”（臧克和主编，2016:651），皆正字从“女”，异体俗写从“欠”，是为其证。

至于《大字典》所云同“欠”之“𧵑”，则是后代产生的另一同形字。《蜀籁》一书为民国人唐枢辑录的蜀地方言成语，除《大字典》引句外，还有“𧵑三𧵑二”“𧵑火𧵑𧵑”（唐枢，1982:166）两条成语。“欠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张口气悟也。象气从人上出之形。”本义是打哈欠，至于“亏欠、欠钱”的意思，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：“今人谓物少不充为欠，义何所取？……今为欠者，本为𧵑耳。”《说文》：“𧵑，食不满也。”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则认为：“欠，假借为𧵑，按今亏欠字盖即𧵑字之转注。”《说文》：“𧵑，𧵑食不满。”（颜师古著，刘晓东平议，2016:210）二说皆有理。“亏欠”常与经济活动相关，故造“𧵑”字加“貝”旁示其意，为“欠”的广义分形字。

《大字典》此处当补充“𧵑”与“𧵑”的异体关系，原文当作（一）qiàn，再另出一音项：“（二）bài 同‘𧵑’。《龙龕手鏡·貝部》：‘𧵑、𧵑，二俗，音𧵑。’”

3. 賤

《大字典》：“賤。《广韵》奇寄切，去真群。一种器具。《广韵·真韵》：‘賤，賤贝，四向用也。’周祖谟校勘记：‘贝，北宋本、巾箱本、黎氏所据本、景宋本均作具。故宫《王韵》注云：賤具，四相用。’”《集韵·真韵》：“賤，器用。”（p3882）

案：“賤”当是“頰”字之讹俗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缁布冠缺项，青组纓属于缺。”郑注：“‘缺’读如‘有頰者弁’之頰。缁布冠无笄者，着頰，围发际，结项中，隅为四缀，以固冠也。项中有繩，亦由固頰为之耳。今未冠笄者着卷帻，頰象之所生也。滕、薛名鬻为頰。”郑玄推之《仪礼》中的“缺”当改读为“頰”，是一种固定弁冕的发饰。后代根据郑注加以阐明其形制，即以一条布带两端打结，再沿着发际线斜着系于后脖项处，且另用一条绳子穿过两端之结系牢固。之后又用四条小绳子在布带的四个角上系四个结，这四个结上面再绑在冠圈上用来固定缁布冠，最后另用青色的丝带系于頰而下垂系于颌处。宋代聂崇义《新定三礼图》和清代张惠言《仪礼图》所示分别如下（图1为聂图，图2为张图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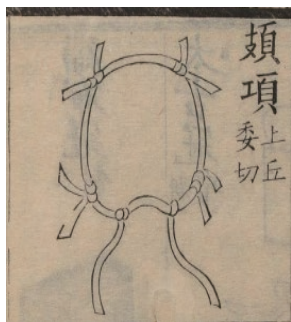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



图2

此物不仅是一种固定弁冕的发饰，而且有四个结分别朝四个方向歧出，完全符合《广韵》《集韵》所描述的“器用”和“四向”两个特征，并且“賤”与“頰”形近，皆有构件“支”，“頁”与“貝”二构件相似，极易混误。《龙龕手鏡·貝部》：“賤，俗。音我。”郑贤章（2004:288）：“《龙龕·頁部》：‘頰，音俄。齐也。又音我。侧弁头也。’……‘賤’与‘頰’音同形近，‘賤’疑即‘頰’的讹字。”可作参证。“頁”与“首（鬻）”古通，故“頁”常讹为“頁”，如《字汇补·貝部》：“頂，古顶字。见《韵会》注。”“頁”上部构件与“卍”形近，或讹“卍”而转与“頰”旁之“支”合为“芟”。由此看来，“賤”之形义皆与“頰”合，二者异体无疑。至于其音“奇寄切”，盖则又误以“芟”为声符。

因此《大字典》当阐明“賤”与“頰”的异体关系,并修改其释语为:“賤。‘頰’的讹字。古代戴在头上用来固定帽子的器具。《广韵·寘韵》:‘賤,賤贝,四向用也。’周祖谟校勘记:‘贝,北宋本、巾箱本、黎氏所据本、景宋本均作具。故宫《王韵》注云:賤具,四相用。’《集韵·寘韵》:‘賤,器用。’”

4. 𧈧

《大字典》“𧈧”义项②:“龙目,即龙眼。又称桂圆。《玉篇·贝部》:‘𧈧,龙目,出南海。’”(p3894)

义项②释为“龙目,即龙眼。又称桂圆”者,本邓福祿、韩小荆师《字典考证》。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一版):“𧈧。龙贝。贝的一种。《字汇·贝部》:‘𧈧,龙贝。出南海。’”《字典考证》(2007:379):“‘龙贝’不辞,‘龙贝’乃‘龙目’之误。《万象名义·贝部》:‘𧈧,胡鬪反,虫似龙目。’(262)《玉篇·贝部》:‘𧈧,乎豆切,龙目,出南海。’(474)‘龙目’即‘龙眼’,《文选·左思〈蜀都赋〉》:‘旁挺龙目,侧生荔枝。’李善注:‘《南裔志》曰:龙眼,荔枝,生朱堤南广县……龙眼似荔枝,其实亦可食。’(177)”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二版)即改释语为“龙目,即龙眼。又称桂圆”。

案:“龙目”与“龙贝”当本为二物。“龙目”诚即龙眼桂圆,但“龙贝”当仍为一种贝壳,故“𧈧”字从“贝”,若释为一种水果,则于汉字规律有悖。今《字汇》《正字通》皆云“𧈧,龙贝,出南海”。又《集韵·候韵》:“𧈧,水虫,似龙,出南海。”从“虫”与从“贝”同意,古人对贝类和昆虫类有时在文字上混为一类而不别,故从“虫”者往往亦为贝类,如“蝓”,《玉篇·虫部》:“蝓。小羸,见水中。”从“贝”与从“虫”字也往往构成异体,如“𧈧”与“螺”,“蝓”与“𧈧”等,故“𧈧”或即“蝓”字之异体,既然“蝓”是一种“水虫”,那么它的异体字“𧈧”也同样应该是一种水生生物,而非为桂圆龙眼之类的水果。此物名“龙贝”,或因其形状与“龙目”相近,故《篆隶万象名义·贝部》:“𧈧,胡鬪反,虫似龙目。”“𧈧”为贝类而非水果还有一些证据,清代洪亮吉诗《送李同年赉芸赴任浙江》(2001:650)有“努力报最先,无徒事琛𧈧”语,《尔雅》“琛,宝也”,古多以玉类、贝类为珍贵者,故“琛𧈧”并称即指钱财宝物,因此“𧈧”必然为贝类,方能指财宝。

今泽存堂宋本《大广益会玉篇》“𧈧”下云“龙目”者,反而疑为“龙贝”之讹,“目”与“贝(貝)”常讹混,如《龙龕手鏡·贝部》“𧈧,俗;正作𧈧。视也”可参证,他书引《玉篇》即有本作“龙贝”者,如《康熙字典》:“𧈧。《玉篇》:‘龙贝也,出南海。’”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引亦同,可见有本不误者;《玉篇》与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本皆作“虫似龙目”,后《玉篇》脱“虫似”二字。

《大字典》此处不当轻改,当以第一版为是。

5. 𧈧

《大字典》：“虫名。《本草纲目·介部·寄居虫》集解引陈藏器曰：‘南海一种似蜘蛛，入螺壳中，负壳而走，触之即缩如螺，火炙乃出。一名𧈧。’”（p3894）

案：“𧈧”即“亭”之后起字，《字汇补·贝部》：“𧈧，同丁切，音亭。《本草郭璞经》：‘琐蛞虫，一名𧈧。’”“琐蛞”是一种贝蚌类生物，其异形词又作“瓊蛞”，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卷二三》（1985:580）：“瓊蛞，状似珠蚌，壳青黑色，长寸许，大者二三寸，生白沙中，不污泥淖，互物之最洁者也。有两肉柱能长短，又有数白蟹子在腹中，状如榆莢，合体共生，常从其口出，为之取食。盖二物相须，瓊蛞寄命于蟹，蟹托身于瓊蛞。”又《证类本草·卷二一》：“南海一种似蜘蛛，入螺壳中，负壳而走。一名辟，亦呼寄居，无别功用也。”可知所谓“琐蛞虫、𧈧”即今统称“寄居蟹”者，更准确来说，“琐蛞虫”和“𧈧”可能本来是两类生物，《本草郭璞经》的说法并不明确，“琐蛞虫”是一种今天科学划分为“豆蟹科”的螃蟹，它不像其他寄居蟹是生活在空的海螺壳里，而是如《广东新语》《海错图》等描述的，其形体较一般蟹尤小，大小如一小豆，形似小蜘蛛，往往寄生于海贝中，与之共生，因为常在琐蛞中，故名“琐蛞虫”。而所谓“𧈧”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寄居蟹，这种蟹壳较软，必须托身于已经死亡的贝类中，负之行走。“𧈧”盖从“亭”取义，《说文·高部》：“亭，民所安定也。亭有楼，从高省，丁声。”寄居蟹寄生于珠蚌之中，携之而行止，其状似上有楼亭，故因其形态而得名“𧈧”，加“贝”旁则示其义类。古人于生物种类分类不明晰，往往以贝类为虫类，此又以蟹类为虫类，故《汉语大字典》不当言“𧈧”为“虫名”，而当释为“寄居蟹”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释语当改为：“𧈧。寄居蟹。《本草纲目·介部·寄居虫》集解引陈藏器曰：‘南海一种似蜘蛛，入螺壳中，负壳而走，触之即缩如螺，火炙乃出。一名𧈧。’”

6. 𧈧

《大字典》：“𧈧。草名。一名‘鼠姑’。《集韵·薛韵》：‘𧈧，草名，鼠姑也。’《本草纲目·草部·牡丹》：‘鼠姑，味苦平无毒，主欬逆上气，寒热鼠痿，恶疮邪气。一名𧈧。’”（p3901）

案：“𧈧”不当为草名，当为一种昆虫，即“鼠妇”。古代牡丹别名“鼠姑”，《神农本草经》（2016:90）：“牡丹，味辛，寒。……一名鹿韭，一名鼠姑，生山谷。”唐陆龟蒙《偶辍野蔬寄袭美》诗：“行歌每依鸦舅影，挑频时见鼠姑心。”但牡丹为何有此名或不可考，清代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（1982:165）：“牡丹最喜肥……又名鼠姑，根下时埋死鼠则茂。”又有一种虫名“鼠负”或“鼠妇”，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：“鼠负长半寸许，

色如蚯蚓,背有横文,腹下多足,生水坑底或墙根湿处,此虫名蟠,不名负蟠。《本草》‘鼠妇一名负蟠’,非也。陶注‘一名鼠姑’,又因鼠妇而为名也。”则“鼠姑”既可以为牡丹名,又可为虫名,《本草纲目·虫三·鼠妇》(2016:4425):“时珍曰,按陆佃《埤雅》云:鼠负,食之令人善淫,故有妇名。又名鼠姑,犹鼠妇也。”亦可证。“贓”字从“贝”,从字理判断当非草名,这一点《正字通》已有怀疑:“旧注‘苏绝切,音雪,草名,鼠姑也’。按《本草纲目》鼠姑为牡丹花别名,改作贓训草,误。”又《大字典》引《本草纲目》语在该书“牡丹”条之附录“鼠姑”下,有陶弘景注云:“今人不识。而牡丹一名鼠姑,鼠妇亦名鼠姑,未知孰是。”他虽然说不清此“鼠姑”到底是什么物种,但提到“鼠妇”虫也叫“鼠姑”,说明他已经怀疑此物大概率不是牡丹,而可能是鼠妇虫,因为牡丹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的描述是“味辛、寒”,且主治疝气淤血,与此处“味苦、平”主治欬逆上气、寒热鼠痿、恶疮邪气的“鼠姑”完全不同。

根据这些怀疑可以推论,“贓”本为“鼠妇虫(鼠姑)”之别名,准之语源,“贓”“穢(穢)”“蕘”当为同源,《玉篇·禾部》“穢,不净也”,《说文·艸部》“蕘,芜也”,都有污秽义,因鼠妇虫常生活在潮湿、腐殖质丰富的地方,如潮湿处的石块、腐烂的木料下,以之污穢,故以“岁”为声,又其为甲壳纲,古人以“贝”“虫”类通,故加之“贝”旁,名之曰“贓”。另外,《本草纲目·草部》“一名贓”后还有“生丹水”三字,前《神农本草经》云牡丹生山谷,也与此不同,而鼠妇虫生水边潮湿处,则合理通畅。《集韵》《本草纲目》大抵误以此昆虫“鼠姑”之别名“贓”为彼牡丹之“鼠姑”,故以其为草名,《大字典》沿袭其误。

《大字典》当改释语为:“贓。鼠妇虫。一名‘鼠姑’。”

参考文献

- [汉]班固(撰) [唐]颜师古(注) 1962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。
- [汉]郑玄(注) [唐]贾公彦(疏) 2000 《礼仪注疏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[魏]吴普等(述) [清]孙星衍 孙冯翼(撰) 2016 《神农本草经》,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。
- [唐]颜师古(著) 刘晓东(平议) 2016 《匡谬正俗平议》,齐鲁书社。
- [宋]聂崇义 2015 《新定三礼图》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。
- [宋]唐慎微 1993 《证类本草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,华夏出版社。
- [宋]郑樵 1985 《通志二十略》,中华书局。
- [辽]释行均 1985 《龙龕手鏡》,中华书局。
- [明]李时珍 2016 《本草纲目》,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。
- [明]张自烈 2002 《正字通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[清]吴任臣 2002 《字汇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- [清]张澍 2003 《姓韵》，三秦出版社。
- [清]张惠言 《仪礼图》，清嘉庆十年序刊本。
- [清]屈大均 1985 《广东新语》，中华书局。
- 唐 枢 1982 《蜀籁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- 郑贤章 2004 《龙龕手鏡研究》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邓福祿 韩小荆 2007 《字典考证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。
-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(编) 2010 《汉语大字典》第2版，四川辞书出版社、崇文书局。
- 臧克和(主编) 2011 《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，南方日报出版社。
- [日]释空海 1975 《篆隶万象名义》，台联国风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任健行)

(上接 55 页)

- 杨宝忠 2005 《疑难字考释与研究》，中华书局。
- 杨 琳 2006 《论对文求义法》，《长江学术》第2期。
- 叶 炜 刘秀峰(主编) 2016 《墨香阁藏北朝墓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章红梅(校注) 毛远明(审定) 2017 《五代石刻校注》，凤凰出版社。
- 赵 超 2008 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。
- 赵 超 2021 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(修订本)，中华书局。
- 赵家栋 2020 《〈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〉补正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第4期。
- 周阿根 2015 《五代墓志词汇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周绍良(主编) 1992 《唐代墓志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周绍良 赵 超(主编) 2001 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李 晶)